

真真才子书

林少华

乡下人如我,最早接触的上海,是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”——印在一本本巴掌大的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扉页底端的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”。

作为乡下少年,我识字可能算是快的。记忆中,似乎刚上学跟老师朗读完“白云太阳,晚上月亮”,太阳落山的晚上就能自己对着油灯看“小人书”(连环画)了。其中最着迷的是《三国演义》。据几年前小学同学聚会时已是老太婆的班长“揭发”,上课时俺也不看黑板,只顾低头看三国。“一次要借橡皮擦你不理,我说再不理就报告老师你偷看小人书……”

三国连环画一套六十册。当时最远大的理想,就是把六十册凑齐。除了和同学“物物交换”,就得自己买了。定价一两毛钱一本。贫苦岁月,三分钱一支的冰棍都绝对是奢侈品,我自己从没买过。嗓子渴冒烟了,就扔下书包跪在小河边“咕嘟”几口——就那样一分、两分、五分苦苦积攒。估计差不多了,就兴冲冲跑去十里外的供销社,一头扑在玻璃柜上,踮起脚尖急切搜寻刘关张哥仨的身影。《千里走单骑》,关云长骑着火红的赤兔马,手挥青龙偃月刀,过关斩将,一骑绝尘。喏,眼下斩的是蔡阳还是蔡阳的外甥?赶紧一只手掏钱,另一只手把“关云长”连人带马妥妥接了过来。再隔着玻璃往下看,《长坂坡》!赵子龙跃马横枪,往来冲杀,锐不可当。赶忙掏钱。钱呢?上上下下只抠出两分钱——两枚小小薄薄的“壹分”硬币。若非隔着厚玻璃罩,我肯定一把抄起书就跑——赵子龙千军万马之中七进七出,我面对一个胖阿姨还怕跑不出门!

天无绝人之路。出门往左边大榆树一拐,一位老伯正在树荫下守着小人书摊打瞌睡。只租不卖,一分钱一本,当场看,当场还。正好有《长坂坡》。我当即把攥出汗的一分硬币放到老伯张开的手心,一屁股坐下翻看起来。不光长坂坡赵云,坡下当阳桥上还立着张翼德,黑马黑袍,丈八长矛,横眉怒目,吼声如雷:战又不战,退又不退,却是何故?只消一声大喝便把曹军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。“万马军中取上将之头,如探囊取物耳”——谁个不怕!纯爷们儿,真汉子也!

如此这般,三国小人书早早定格了我心目中的三国群英形象。尤以关羽、张飞最见特色。赵云固然印象极佳,“三好学生”,但在少年的我的眼里,似乎同马超区别不大。小学四年级时发现在公社当小干部的父亲的书箱里有厚厚两大本《三国演义》,当即偷出一本跑进西山坡松树林,“咕噜”躺在软绵绵毛茸茸的落叶毡子上,头枕一捆茅草翻开书页。插图不太中意,不像!相比之下,关于关羽张飞的长相描写,却和小人书里的正相吻合。关羽关云长:丹凤眼,卧龙眉,面如重枣,美须飘飘,威风凛凛,不时语出惊人:吾观颜良,如插标卖首耳!张飞张翼德,身长八尺,豹头环眼,燕颌虎须,势如奔马,声若巨雷:燕人张飞在此,谁敢决一死战!

万万没想到,三四十年后,这般模样、这般声势的关羽张飞竟至活脱脱出现在眼前!九四版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,陆树铭版关云长、李靖飞版张翼德……简直就是从“小人书”画页中、从大厚本三国字里行间走出来的,也和我三四十年来朝夕相处的内心视像一模一样。形神兼备,惟妙惟肖。天降乎?再世乎?一个神话,一个奇迹!

而后来所谓“新三国”电视剧,关羽木呆呆神采全无,张飞脑袋两侧居然支出两撮短发,活活动漫风!至于再后来的电影《关云长》,不但个头矮小,而且长相猥琐,千里走单骑一路和嫂嫂眉来眼去,就差没来个“一夜情”。我们民族的人格标杆和精气神儿哪里去了?歪曲,恶搞!

而今,云长去矣!翼德去矣!2022年11月1日,关羽扮演者陆树铭去世,终年六十六岁;同年11月24日(农历十一月初一),张飞扮演者李靖飞去世,生命止于六十五岁。惜哉!痛哉!

顺便说一句,我是三国的“铁粉”。三国不但给了我精神底色,还影响了我的行文取向。平古典名著,行三国近平文言,简洁明快,掷地有声,点豆成兵,气势如虹,真真才子书也!



唐朝韩愈是文学史里程碑式的人物。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;作为语言大师,他创造的许多词语,成为后世沿用的成语。这样一位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,命运却颇为坎坷。

从公元792年登进士第,韩愈开始仕途跋涉。他操行坚定纯正,说话直爽坦率,从不畏惧或回避强权,十一年后,以监察御史之职上疏关中大旱灾情,遭到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官员谗害,被贬到粤东阳山任县令。

似乎与遥远的粤东有某种不解的缘分。十三年后,又不计得失,挺身而出,谏阻武则天天迎佛骨,得朝廷重臣救援才免于被杀,改为贬谪,去的又是粤东,任潮州刺史。

那时的粤东是蛮荒之地,几乎没有开化。

第二次的南行颇为凄惨。韩愈已年过半百,离去才只有六年了。被押送出国不久,家眷被赶出长安,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染恶疾死在驿道旁。策马行出蓝关,后来成为传说中八仙之一的侄孙韩湘赶来送别,韩愈写下著名的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:

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。

欲为圣明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。

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

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边。

前路茫茫,此去九死一生。

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。两次被贬,看起来都与韩愈的性格有关,其实,更应该说是与他的良知有关。他本来完全可以安享京官的福祿,但良知不允许他那样做。

一再受贬,对别人可能是一种打击,对韩愈却是一种激发。他把蛮荒当作戏台,导演了一场接一场的当地旷古未见的大戏:阳山任上三年,参与山民耕作渔猎,身边门徒成群。一个深山小县因之成为文化名城。

潮州比阳山更远。溪流中的鳄鱼随时噬食人畜;农事不知水利为何物;女子沦为奴婢终生不得自由;人文教育更是无从谈起。

贬谪是韩愈个人的不幸,却是贬谪地之幸。

短暂的潮州任上,韩愈尽心竭力,对一片化外之地以文化之:消除鳄患改善生存环境,推广中原技术发展农耕蚕桑;赎放奴婢并永绝蓄奴;建校延师使文风蔚然勃兴……一片蛮荒,翻天覆地。

因为客居岭南之便,我有机会去过潮州,在韩山韩公祠镌刻的《鳄鱼文》前停留。

“公至末年,道气益壮厉,文益雄搜”(《古文雅正》卷八)《鳄鱼文》纵处辞约,擒处辞峻,雄健一以贯之。以至有人说:“韩公前身当从神道中来,其精神通鬼神而走风雷。”(《韩文杜律·韩文》)但也有极迂腐的看法:《鳄鱼文》呆气,“试问鳄鱼一无知嗜杀之介虫”,岂知“天子”“文章”?《鳄鱼文》虽然文章好,但“因时代文化科学的隔膜,木然无味”,等等。

《鳄鱼文》其实已经说明:鳄鱼“冥顽不灵,刺史虽有言,不闻不知也”。韩愈明摆着是借题发挥。十分认真地探究一种装出来的“呆气”,岂不是更可爱的“呆气”?

《鳄鱼文》中的鳄鱼和驱鳄鱼是一种象征:前者是一种恶,后者是一种仪式,《鳄鱼文》则是宣言,宣示文明克服野蛮,正直驱逐邪恶。恰因此,它才是如此气势如虹。

善良民众对知识分子的良知是绝对领情的。他们蒙昧但知道谦恭,闭塞但向往文明,淳朴但懂得感恩。没有夜郎自大的拒绝和排斥,没有自作聪明的投机和取巧,没有过河拆桥的蛮横和无情。阳山因为韩愈“有爱于民”致“民生子以某姓字之”(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);韩愈在潮州未满八个月,却给潮州

先是在家里养起了花。然而,彻底失败,所有的盆中罐中都荒芜一片。花儿枯萎得干干净净,但却无心栽柳柳成荫,自生自长地生出了不少的小草,小草不知名,但给荒芜里添出了一抹绿色,于是感到自己的习性大概与小草很相合。

家附近的公园很大,有空喜欢去公园散步。公园里不少志愿者,给树给花修剪枝叶是他们的工作,当然除草也是一个常年必需的活儿。与他们相熟后便也想加入,但打听下来,虽说是志愿者但也有一定的组织纪律,譬如什么时候上班下班,有事要事先请假什么的,想到自己年纪大了,不习惯受约束的生活,所以没有加入。但我则自觉地成了一名编外的候补志愿者。这一头衔是我自封的,具体就是我去公园散步,见到志愿者在工作,便力所能及地自愿参加,干得最多的便是拔草的工作,草拔得多了,自然对草也有一定的认识,发现草也会在各个生长期有着自身的变化,想起家里那些养花的盆罐,于是便拔了些草回去,在家养起了草。

养草完全是一个率性而为的工作。不用费心,不用有负担。最常养的便是马尾巴草,平时在路边墙角看见,大概没人会感觉到它的风致,真正地养到花盆里则慢慢地有趣了。首先它长长的茎,



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,以至于“山水易名,流风百世”(蔡世远《古文雅正》卷八)。韩愈去后,潮州人立祠祭祀,奉韩愈若神灵:祭鳄之地名“韩埔”;渡口名“韩渡”;鳄溪易名“韩江”;江岸山峰易名“韩山”;街、店、校、树以韩为名;民众竞相易姓为韩。《鳄鱼文》被神化,民间传说言之凿凿:韩愈祭鳄后,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,潮境永绝鳄鱼患。

当地文人仿韩愈左迁诗,写道:

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。八月为民兴四利,一片江山尽姓韩。

这一切,是韩愈真正的纪念碑。

养草

祝子平

似乎弱不禁风,但徐风中它对你弯腰点头,疾风中则宁弯而不倒。俗话说宁折不弯,那是一种硬气,可是宁弯不折则是需要多大的韧劲呀!再就是她的颜色,春夏碧绿如翡翠,秋冬则金灿灿,毛茸茸别有一番情趣,看着她那婀娜摇曳的身影,总是想为什么给她起个马尾巴草的名字,她可比马尾巴可爱多了,她应该有一个更美更形象的名字才对。

还有一种草也是大家熟悉的,便是含羞草。有人形容她如姑娘怕羞,但我则认为他其实是位内敛的绅士,轻轻地碰他一下,他便礼貌地收敛,让人三分,但如果用力去抓他一把试试,一定让你赶紧缩手哇哇大叫,这就是战士的品格了。养含羞草有一个好处,便是她的花非常美,一颗颗的粉红绣球,与牡丹蔷薇等正儿八经的花相比,她没有娇艳则有清秀,没有争妍则有雅致,没有馨香却有暗芳,没有贵气却有素爽。

最后讲一种草,英文名conifer,中文名不清楚,这个名称其实是所有针叶树的总称。譬如松树大概也可以此名称之。但我养的是草,一株才十多公分高,却长得很是不凡,形状自然如一把收起的雨伞,一根根针叶透着朝气和力量,养在盆里,绝对可以替代圣诞树的位置,而它是一株草,一株不知名的小草。你完全不用去管它,什么浇水施肥,统统地率性而为,想到了弄一下,想不到就任其自然,一段时间忘了它,再见时它依然朝气蓬勃,碧绿生青!真正的相处不累,快乐不少!

针叶草中还有一种叫作问荆草,这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杂草,即使在金属物质比例很高的土壤里也能生长。譬如铁矿、铜矿附近。传说古时有人在 its 附近找到过金矿,所以被认为能给人带来财气的吉祥草,称其为问金草。发财总是受人喜爱的,一棵小草能给人带来吉祥旺财的喜讯,也算是养草得到的意外乐趣吧!

养草还有一个好处,在野外一般人是不察觉的,只有到了屋里,才会觉得,所有的草都充分地清香扑鼻。而且,尽管枯萎了,但她的本色一点也不变,依然该绿则绿,该红则红!

春风在心,又是一年。(中国画) 老树

元宵小唱(外一首)

高 昌

元宵小唱

依然月洒如泉注,如此流光又少年。千里星眸荡秋水,十方花面漾春天。笛中拾韵悠然古,壶畔闻香偶尔仙。宛转华灯千妙意,玲珑柳线一情牵。

春节祝福

眼底深情似水柔,东升旭日在心头。新诗鲜似红梅挺,好梦飞同白鹭游。看雪飘然成意境,听风笑着染神州。肩扛希望手牵爱,箭步青春又一楼。

捐赠,什么陶器瓷器、衣物围巾、手工艺品、书籍等等(最好是新的),然后,把捐赠物以比较低的价格在店内出售,所得的钱款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,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
我放下双肩包,拿出西藏铜水壶一把,意大利手绘挂盘4个,《收获》期刊4本。店员说:东西真好,我都想买下来呢。她帮我开具《捐赠品接受专用收据》,上有捐赠者姓名,手机号,品名规格,数量。

为什么我要在福州路淘画册买画书?因为我要绘画了。写作、音乐、绘画,不是人生三大乐趣吗。那么从哪里入手?油画吗?买颜料、买画布、买画架、买油画笔、买调色盘、买石膏像……兴师动众弄得像真的一样?不管疫情如何,我从不间断去参观一些画展。有一天去黄阿忠画展,见到几幅油画棒画,它们和大幅油画一样精彩动人。我突然开窍:只要买几支像蜡笔那样的油画棒,就可以在A4纸上画起来。

暂且“单兵出动”

白 壁

可是,我没有学过美术,如何画法?后来打听到画家胥厚峥正开设油画棒培训班。我想插班,胥老师说:你先来听两次,然后再决定。2021年,他曾组织到复兴公园写生,结果疫情泛滥,学员不想聚集,写生活动取消。2022年,他又组织到思南公馆现场讲学,结果学员居家隔离,不敢去,讲学也取消。等到猴年马月?我还是单兵出动吧。于是,自己一个人开始捣鼓油画棒,画了一幅又一幅,渐渐,有些眉目了,它们陆续在报刊杂志发表。画家严大地说:你的画色彩不错,装饰感也强,就是透视有问题,等疫情结束给你讲一讲。黄阿忠说:你一个作家来画,不是抢我们的饭碗吗?我回答:你不是也写散文随笔吗?许你抢不准我抢?告诉你吧,作家朱蕊、姚育明、龚静都开始玩油画棒,这叫新气象。

眼下,我还是单兵作战,个别活动,相信要不了多久大军将蜂拥而至!

十日谈

烟火人间 责编:殷健灵

养花之美,美在过程,美在期待,更美在怒放时节。